

回忆与怀念

题
襟初

——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十周年

回忆与怀念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何香凝撰写的关于辛亥革命的长篇回忆录及她的战友、亲属所写的怀念文章。它们从各方面反映了这位革命老人一生中所经历的艰苦斗争和重大贡献，生动体现了她的高风亮节。

回 忆 与 怀 念

——纪念革命老人何香凝逝世十周年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24,000 字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 11071·174 定价: 0.95 元



何香凝



1929年的何香凝。

1935年，何香凝
护送廖仲恺灵柩从广
州到达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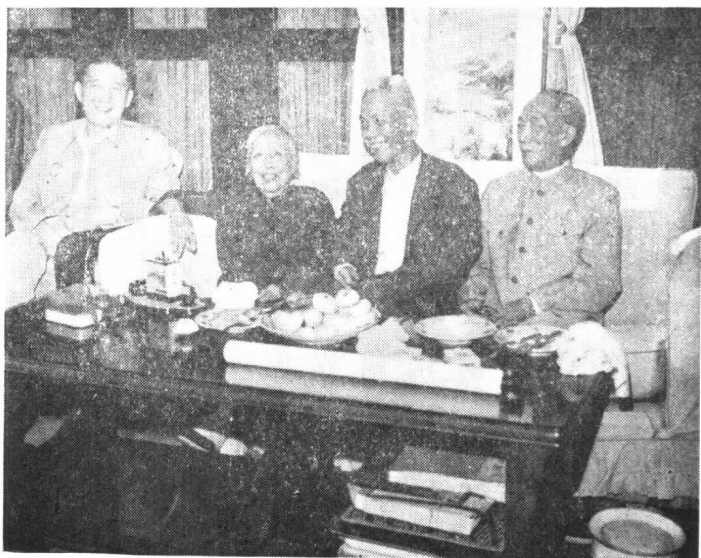


1961年7月1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四十周年大会上，毛主
席同何香凝亲切握手。
左一为刘少奇，左三为
周恩来，左四为朱德，
左五为邓小平。



何香凝同宋庆龄在
一起。

何香凝
同中国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
领导人张
治中（左一）、蔡廷
锴（左三）、
熊克武（右
一）在一
起。



何香凝会见日本友人松村谦三先生。





何香凝同周总理在一起。

1958年邓颖超祝贺何香凝
八十诞辰。

何香凝在寓所作画，廖承志
在一旁观看。



何香凝在北京
郊区农村视察。



何香凝同方方（左一）、陈嘉庚（左二）、庄希泉（右一）在一起。





狮 何香凝画 (1913年)



山水 何香凝画 (1934年)

山 水 何香凝画 (1934年)



梅 菊 何香凝画 (1951年)



高松图 何香凝画（1960年）

陈毅诗（1960年6月）

高松立海隅，梅菊为之护，幽兰亦间出，清泉石中漱，
 绿竹更悠然，岁寒挺如故，画树重高洁，画花喜独步，
 大师摄其神，一纸皆留住，绘画如其人，方向毫不误，
 画高寿亦高，但祝两繁荣。

目 录

我的回忆……………何香凝(1)

何香凝——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宋庆龄(65)

我的母亲何香凝……………廖梦醒(72)

我的母亲和她的画……………廖承志(125)

革命母亲何香凝先生……………陈此生(136)

深切怀念敬爱的廖夫人……………吴茂荪(150)

华侨慈祥的贴心人

——回忆何香凝老人在侨务战线上……………洪丝丝(159)

香凝老人在桂二三事……………李任仁(168)

良师、慈母

——回忆在何香凝先生身边的日子……………刘天素(172)

回忆何香凝先生……………胡兰畦(189)

在何香凝先生身边……………陆晶清(201)

忆何香凝老人……………陈凤兮(222)

革命者，革命者的母亲……………赵元浩(233)

人间最美是心花

——纪念爱国画家何香凝先生……………蔡若虹(237)

何香凝中国画遗作展览随笔……………郁 风(247)

我的回忆

何 香 凝

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门创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少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二十岁与廖仲恺结婚。我们家里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人，我自小即常常听到别人谈到反清的事。结婚之后，我又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甚为愤激。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恺也很想去日本留学。原来仲恺一家都是华侨出身，仲恺生在美国，仲恺的父亲死在美国，仲恺的亲兄亦在美国长大。仲恺的亲兄懂得一些英文，当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但是他不答应给仲恺到日本留学的学费。仲恺自己要筹一笔赴日旅费，钱也不够，为此常常对我叹息。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结婚时娘家给我陪嫁的珠玉首饰卖掉，抛弃我一向过惯了的优裕悠闲的生活，

同到日本留学。在仲恺到了日本之后两个多月（即1902年的冬天），我也东渡日本，开始了去国离家、独立学习的另外一种新生活。

1903年初，我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入学之后，我觉得日文程度不够，听课有困难。当时的日本女子大学校长成瀬寅藏，就请学校的舍监及舍监夫人帮助我学日本语文。成瀬寅藏对我的学习问题十分关心，多方帮助，是我至今仍然感谢的。这个时候，我除了每日在寄宿舍加紧学习日本语文之外，有时也和仲恺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就在19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恺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奋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会，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和仲恺还有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去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象一般青年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后来，我和仲恺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我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190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去了。孙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视武装斗争的，他接受了在兴中会、华兴会时期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训练军事人材。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那时我已由寄宿舍迁出，在牛込区租赁房子居住。廖仲恺、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便组织了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

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集合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寓所里的义勇队员约有二十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照料烧水煮饭的事情，为他们管理家务。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一向对我们的聚会极为注意，并且勾结了日本警察，经常侦查我们的行动。义勇队的青年都很热心学习军事，练习射击的事也很秘密，本来我们是可以继续练习下去的，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队员仅仅为了谈恋爱，结果出了问题，被敌人找到了破坏的机会。一个和我们同住的青年义勇队员和日本女子闹恋爱，日本警察指使那个日本“女中”假装怀孕，到我们寓所来吵闹。我们只好变卖家私杂物，筹钱赔给那个“女中”，并且搬了一次家，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练习射击的事，因此无形中等于停止了。

1904年初，孙先生作环球旅行，由美洲经日本前赴欧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时，我正怀着身孕，预备回香港分娩。孙先生特意叫我带一封信给在香港的陈少白，我因此在香港第一次与陈少白认识。我由东京先到横滨候船回国，知道孙先生当时在横滨山下町已设有秘密的通信联络地点。我在香港生下了梦醒，恐怕在日本一面读书、一面做些革命宣传工作，生活流动无定而又紧张，照顾小孩很不方便，于是独自返回日